

希臘悲劇名著

波 斯 人

噉斯苦羅斯原著
羅念生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87

228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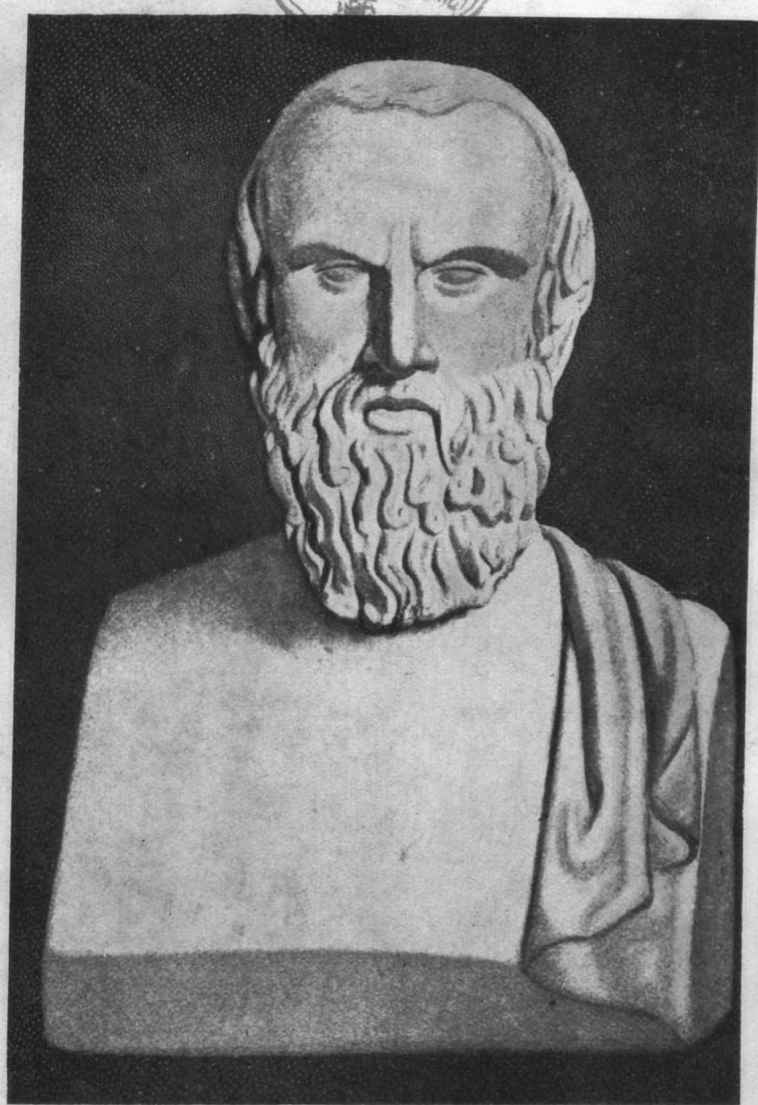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波 斯 人
Π Ε Ρ Σ Α Ι
T H E P E R S A E

噯斯苦羅斯 AESCHYLUS 原著
普利卡德 A. O. PRICKARD 編
羅 念 生 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像 斯 羅 苦 斯 愛 圖 一 第

譯者序

這書是依據西治威克 (Arturus Silgwick) 的牛津版本和普利查德 (A. O. Priehard) 所編的波斯人 (The Persae of Aeschylus, MacMillan, 1928) 裏面的註解譯成的。

本想譯噯斯苦羅斯 (Aeschylus) 的阿加麥農 (Agamemnon) 或被縛的普洛麥秀斯 (Prometheus Bound)，但有一種力量鼓勵我試譯這個「充滿了戰爭色彩」的悲劇。當詩人製作本劇時，他心裏懷着兩種用意：第一種是淨化人類的驕橫暴戾的心理；第二種是激勵愛國心。這兩種用意很值得我們體會吧！

一九三四年五月德國人特別跑到雅典去表演波斯人，這樣一個短短的劇足足演了三個鐘頭；這樣一個簡單的劇景，給他們弄得五光十色，很富於舞臺趣味。

那位信使報告完畢後，不偷懶的退下，卻大搖大擺的步上高臺，進入王宮。這古劇固有的寧靜全被現代人的熱情擾亂了。那次是在酒神劇場旁邊的音樂場 (Odeion) 裏面表演的，場中立着一個高臺，歌隊立在場中，王后自臺上下來。因為沒有舞臺，一切的情形和古時的表演很有相似之處。那個露天場所已經殘廢不堪，後面的「換裝處建築」 (Stage-building) 已經倒了一大部分，但聲音依然傳達得那樣清晰，還勝過許多大戲院的傳聲。

觀衆可以躺在野草上聽信使報告薩拉密斯（Salamis）大戰，那島嶼不就在眼前？

同時希臘國家戲院也出來表演這戲。他們依照他們的傳統辦法，把佈景和動作弄得非常簡單。他們把舞臺分作上中下三排，上下兩排讓歌隊輪流的轉，演員出現在中排。觀衆所得的印象卻很深刻，王后聽取報告時的一片冷靜沉默做得特別好。也不知什麼時候我們纔能夠表演一個這樣的戲劇？

譯文內的專名詞列有一個簡明表，譯者還可按照這譯音表推測希臘原名。

我十分感激一位朋友幫了我很多忙。

羅念生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北平。

噯斯苦羅斯小傳

噯斯苦羅斯 (Aἰσχυρός) (Aeschylus) 於紀元前五二五年生於雅典西部之挨琉西斯城 (Eleusis)，他的父親攸福利翁 (Euphorion) 爲阿提卡州 (Attica) 的貴族，曾掌管挨琉西斯的祭司職務。關於噯斯苦羅斯所受的教育我們全然不知道；喜劇家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在蛙裏叫噯斯苦羅斯說他的心靈曾受挨琉西斯的宗教薰陶；挨琉西斯人是崇奉地母 Demeter 的。

他於紀元前四九九年，正當他二十五歲時，初次加入悲劇比賽，卻被普拉提那斯 (Pratinas) 和刻利拉斯 (Chœrilus) 兩人賽敗了。此後他的戲劇活動與詩人生活一定是被波斯大戰擾亂了；因爲他曾於紀元前四九零年與他的昆仲參加過馬刺松 (Marathon) 之役，次年又參加過普拉泰阿 (Plataea) 之役。紀元前四八四年他首次取得了悲劇獎賞。紀元前四七二年他表演了那包含波斯人的三部曲，那也是勝利的作品。但在紀元前四六八年他卻被他的晚輩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賽敗了。據說他爲這事很生氣，離開雅典，去到了西西里 (Sicily)，住在西拉叩斯 (Syracuse) 國王海挨羅 (Hiero) 的宮中。他在那兒重演過他的波斯人，但有人說那原是波斯人的首次表演，後來纔在雅典登場的。據說他有一次在雅典比賽時，觀衆疑心他暴露了挨琉西斯的

宗教禮儀，幾乎害了他的性命，雅典人因控告他褻瀆了天神，幸得宣告無罪。因此有人說他原是爲這件事情纔去到西西里的。

海埃羅王於紀元前四六七年死了。紀元前四五八年嚒斯苦羅斯又在雅典城表演他的俄勒斯忒忒阿（Orestes）三部曲。表演後他又去到了西西里，於紀元前四五六年死在基拉（Gela），享年六十九歲。據說有一道神示註定了他會死在上天的打擊中。果然有一只大鷹含着一個烏龜在空中飛過，它把詩人的禿頭當作一塊石頭，因把烏龜向他頭上墜去，好擊破甲骨取肉吃。那知那一道神示竟這樣顯驗了。據說他的墓碑原是他自己寫就的，這大概是可靠的，因爲那碑銘上沒提及他在悲劇裏的成就，只誇耀他在馬刺松所立下的戰功。（碑銘見編者的引言裏。）

他在悲劇裏的貢獻是很大的，雅典人因把他奉作悲劇之父。在他以前的悲劇裏只有一個演員，他首先介紹了那第二個演員，於是不須歌隊首領的幫助，這兩個演員便可以自己交談，戲劇裏的對話便從此產生。且因此削減了歌隊的重要成分。據說那四部曲的傳統也是由他發起的，即是三個悲劇和一個笑劇（Satyr）同屬於一個題材之下。此外他還介紹了假面具，高底鞋和輕飄鮮明的劇裝。他的風格很崇高，只是比喻和人物的形容詞用得過多。他的作品內含有很深的哲學思想與很濃的宗教意味。他一共得了十三次悲劇獎賞。據說他的劇本有七十個至九十個之多。卻只傳下了七個：即是乞援人（Suppliants），被縛的普洛麥秀斯（Prometheus Bound），

波斯人，七將攻塞拜 (Seven against Thebes) 和俄勒斯忒阿 (Orestea) 三部曲：包含阿加麥謨慶 (Agamemnon) 奠酒人 (Choephoroe) 和報仇神 (Eumenides)。

編者的引言

波斯國王達勒俄斯 (Darius) 一世死於紀元前四八六年，正當薩拉密斯 (Salamis) 戰後四年，在位三十六歲，爲人很明智，他雖然遭受了兩重慘敗，一次敗於希臘，一次敗於西西阿 (Scythia)，竟能把這東方的帝國鞏固起來，把這龐大的行政弄得十分完善。他在生時最後一件大事便是擇立塞克塞斯 (Xerxes) 爲太子，解決了儲位的糾紛。塞克塞斯原是他登極後苦羅斯 (Cyrus) 的女兒阿托薩 (Atossa) 王后替他生的；至於那些年長的兒子乃是他的另一位妻子所生的。這儲位的選擇一半由於阿托薩的身分很高，——她也許是達勒俄斯的妃嬪中唯一被稱爲王后的人物；一半由於塞克塞斯是波斯王權的首創人苦羅斯的後裔，因爲他的母親原是苦羅斯的女兒。塞克塞斯繼位時將近三十歲了。

馬刺松 (Marathon) 的敗訊使達勒俄斯對於雅典人的忿怒更是火上燒油，從那時起，他便開始準備再去討伐。他主要的目的是去打雅典，再從雅典征服希臘全部。波斯人深悉他們得用全國的力量來對付這樣的敵人，因此徵集了許多人馬與軍實。全亞細亞整整的大鬧了三個年頭。後來埃及起了叛變，可不會分散國王的心志。正當他要向希臘和埃及同時進兵時，不幸就死了。

塞克塞斯起初並不十分想去攻打希臘；後來受了他的謀臣的慫恿，特別是受了馬多尼阿斯（Mardonius）的慫恿，他纔進行的；此外還有一些流亡至波斯的希臘人更用預言和神示來誘勸他，那些預言和神示似乎是他大有成功之望。他平定埃及後，再準備了四年，於紀元前四八一年冬天把陸軍集中在薩耳得斯（Sardis），次年春天便向雅典進發。

希臘史家從沒有記載過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希羅多德（Herodotus VII. 21.）說：『亞細亞還有什麼人民不會被塞克塞斯帶去征討希臘？除了那幾條大河流，還有什麼水流不會給王師飲盡？有的人民供給水軍，有的參與陸軍，有的列入騎隊，有的專司全軍的運輸；還有的供給戰艦來造浮橋，有的獻上糧秣與船隻。』那記載很謹嚴的史家修西提提斯（Thucydides）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史乘上簡直不敢提起那確實的人數。當塞克塞斯在司刺刻（Thrace）境內的多利斯卡斯（Dorisus）計數他的軍隊時，單是陸軍就有一百七十萬人，他們來自好幾十個國度裏，這些國度東至印度，西至司刺刻，北至西西阿（Scythia），他們的兵甲，裝束，語言和習尚都各自不同。此外還有一千二百零七隻兵船，這些兵船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s），埃及人，西普利亞人（Cyprians）和西里西亞人（Cilicians）供給的；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人（Ionians）也供給了一百隻船，這事情很值得注意：他們自然不願意去攻打他們同種的雅典人，噯斯苦羅斯（Aeschylus）頻頻涉及這事。這一大隊海軍裏自然沒有波斯船，但每一隻船上有三十個波斯兵士。各國的將領，甚至於海軍將領，常由波斯人替

代全體的海軍由四個波斯人統率，當中有兩位且是達勒俄斯的兒子。希羅多德 (Herodotus) 估計水陸兩軍共有二百五十萬人，再加上夫役隨從不下五百萬人。他的估計也許太高，尤其是把夫役隨從計算得太多。這些記載雖是很誇張，但上面修西提提斯所說的話卻十分可靠。（參看第二七二註。）

塞克塞斯預先下令完成了兩件很值得注意的工程，即是開鑿阿克提 (Acte) 半島的地峽和用浮橋連鎖赫勒海峽 (Hellespont)。那頭一件工程費了三年的功夫，如今還遺下有痕跡。這表面上是因為上次出征在那半島前損失了一些船隻纔開鑿的；其實，據希羅多德想，是出自國王的虛榮心，好留下一點功績，使後人紀念他。赫勒海峽上的浮橋倒是陸軍過海必需的途徑，這原是追學達勒俄斯出征西西阿 (Scythia) 時渡過牛津海峽 (Bosporus) 的故智，這工程很能引起希臘人的想像。這兩件偉大的舉動正好表現那萬邦之主同自然爭鬪，反抗一切天然的限制；但不能說他用繩索鐐銬來侮辱了自然的元行。在一個東方人看來這樣的暴君原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業。我們不能說他唐突了希臘人的中庸觀念，且不能由這極端傲慢的行爲來判定國王的失敗。

希羅多德一步一步的記敘大軍的行動。他們行了三個月纔到雅典，中間經過溫泉關 (Thermopylae) 的光榮的抵抗，稍爲被阻；後來攻陷了雅典，焚燬了神殿。那前去劫掠爾火 (Delphi) 日神廟的波斯人倒不很順利：因為日神說他能夠保衛自己，結果波斯軍隊敗得很淒慘。

那時希臘的水軍從攸俾阿 (Euboea) 北邊航到了薩拉密斯 (Salamis)，他們在攸俾阿海上同波斯水

軍幾次交戰，很能證明他們的戰鬪力優越得多，只沒有決定勝負。雅典的兵船起初泊在他們自己的海岸前，把婦孺老弱送到薩拉密斯，伊齊那（Aegina）和特利孫（Troezen）幾個平安的地方去，然後纔歸隊。他們大概有二百隻船，約占全數三分之二。波斯海軍不久就追到了，他們占據了雅典的海港。這便是薩拉密斯戰前兩軍的陣容，大戰的日期許是紀元前四八零年九月二十日。

我們不必細數這次大戰的情形，因為詩人在本劇裏描寫得很明白詳盡。但我們應特別注意希羅多德的見解，（這位史家很慎重的立下這個見解，他並不很願意這樣說。）就是希臘的生存全靠雅典人決心在薩拉密斯抵抗波斯的水軍。如果他們投降了敵人，或是聽信他們的軍師，離開雅典，另樹新基，希臘水軍便不能在海上抵禦波斯人；而且斯巴達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保守科林斯（Corinth）地峽，阻止波斯的陸軍南下。雅典水軍故意要在薩拉密斯和波斯人一決雌雄，這種策略自然應歸功於他們自己，尤其是應歸功於塞密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他叫他們信仰神示，那神示據旁人看來是預兆他們的失敗；但據他的高明的軍事眼光看來，那神示裏所提及的「木牆」原是天帝保全雅典的祕語，這「木牆」不是指別的，乃是指雅典的木船。他這種先見之明使雅典的財力專用在造船方面，明是為對付伊齊那（Aegina）人，實際上卻是為解救這未來的大難，他知道這大難就快要臨頭。當希臘水軍行到了薩拉密斯，波斯人占據了雅典的港口時，他頻頻在海軍會議裏賣弄他的巧舌，一邊勸誘，一邊懇求，叫斯巴達人和旁的友軍不要相信那封鎖科林斯（Corinth）地峽的下策，叫他們

集中力量在海上作戰，趁他們能夠利用那海峽內窄小的形勢時和敵人接戰。到後來，勸誘和懇求都像不能破壞反對派的力量，他纔用那萬不得已的詭計，叫一個奴隸從雅典軍中送信與波斯國王，警告他有的雅典友軍想要逃遁，叫國王好好的圍住他們。這詭計在大戰的前夕倒很有効力，很能滿足雅典人的心願，且逼着他們的友軍於次日和四倍以上的敵軍在峽內作戰。在這一段史話裏有一件事情不可忽略：就是三年前雅典人曾經把來西馬卡斯（Lyimachus）的兒子阿利斯泰提（Aristides）逐出境外，這人的品格原是很高尚的，他的政見和私德很能得噶斯苦羅斯（Aeschylus）的敬仰；但他卻是塞密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的不屈不撓的政敵。他於大戰之晨從伊齋那（Aegina）島上航來薩拉密斯。他把塞密斯托克利斯從會議裏請出來，同他說了幾句很坦白的話，說他們此日所爭的是看誰能為邦家賣出最大的力氣。於是他告懇主帥希臘水軍完全被圍了，他自己好容易纔逃避了敵人的封鎖艦隊。塞密斯托克利斯告懇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且央求他把這被圍的消息報告給軍中的將領；如果這消息是由他口裏說出的，也許更能使人相信。這正直的阿利斯泰提告懇友軍的將領，他們當天一定得出戰。他這樣和他的政敵塞密斯托克利斯做了同謀的人。

國王曾親眼望見波斯海軍的敗覆，他坐在伊加利阿斯（Aegaleus）崖前的寶座上，很關心的注視這場戰爭的變化。當他看見這慘敗的結局時，他考慮了一會兒，便決定極力收拾陸軍歸去。馬多尼阿斯心想他若統率敗軍歸國，必於他不利，因為這次勞師遠征原是由他慫恿而成的。國王因叫他挑選三十萬精兵留守在希臘。國王循

着來路歸去，到處遭受饑餓與危險。經了四十五天的辛苦，他僅帶着一些殘餘的人馬渡過赫勒海峽（Hellespont）上的長橋，安抵亞洲。如果希臘人當時聽取塞密斯托克利斯的奮勇的勸告，乘勝北進，那道浮橋早就被毀了。

那年冬天馬多尼阿斯駐在塞薩利（Thessaly），他試遣了一位馬其頓人（Macedonian）名叫亞歷山大（Alexander）的去到雅典，引誘希臘人投降。那知他們全不遲疑的這樣回答：「請轉告馬多尼阿斯我們雅典人這樣說：只要太陽循着舊軌和現在一樣在天上運行，我們決不會同塞克塞斯訂下條約。」他們且向斯巴達人解釋，斯巴達人且鼓勵他們去抵抗。雅典人怎能夠向那毀壞了他們的廟宇和神像的敵人訂下盟約？怎能夠放棄了那同文同教的祖國？不，只要還有一個雅典人存在，他們決不會同波斯國王媾和的。次年七月波斯人又進占雅典，但只是一個空城，因為雅典人看見敵人來了，又移到薩拉密斯去了。斯巴達的救兵遲遲不來。後來聽說啓程了，馬多尼阿斯便慢慢的退回博俄替阿（Boeotia）。九月初兩軍在普拉泰阿（Plataea）與阿索坡斯（Asopus）河之間決了一個最後的勝負。這回斯巴達人占大多數；那八千雅典人也在阿利斯泰提（Aristides）統率之下大賣力氣。馬多尼阿斯戰死了，那二十六萬波斯人殺得只剩下三千。另有四萬人不會參戰，由阿塔培絮斯（Artabazus）統率歸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安抵亞洲。同日黃昏時希臘的水手在小亞細亞的密卡利（Mycale）半島前大殺波斯人。正當他們進攻時，他們在海灘上看見了一根信使的小杖，因而發生了一種神妙的消息：大家同聲

說希臘人在博俄替阿打败了馬多尼阿斯。希羅多德說這消息是直接從天上傳下來的，原是天神們想鼓勵希臘人去攻打那不敬神的敵人。我們且不必管這消息在什麼意義上纔能算真實；但這個威脅了雅典和希臘一世的危險倒是煙消雲散了。

我們在二千多年後回頭看波斯與希臘間長時期的惡鬭還覺得驚心動魄。在那些生逢其世的人看來，也無疑是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就是一個最愚蠢的人也一定明白國難的嚴重；就有一個最平凡的雅典人，而對着這樣的仇敵也一定暗自稱奇。這些雲集在他的國境內的仇敵並不是「野蠻人」，雖然是希臘人把他們稱呼作「野蠻人」。因為他們自有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語言像是歌禽的宛轉，他們的輕飄的長袍，莊重的儀容和他們對於宗教與人生的觀念和希臘諸邦的文物思想大不相同，且和小亞細亞的希臘文物思想也相差甚遠。一個強烈好問的人對於他生前所留傳的史話，對於他童年時所遭逢的國難一定大受感動，這些史事我們可以從希羅多德的記載裏去尋求。他們後代的演說家常叫人紀念馬刺松（Marathon）殉難的英雄，喜劇家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曾提及那些英雄所立下的榜樣，雅典人後來很高傲的宣稱希臘的生存全靠他們的二百隻船在薩拉密斯拼命，全靠他們的主帥逼着聯軍在那海峽裏接戰；他們且把馬刺松的戰績繪在培西利（Pocile）公所裏，刻在雅典高城上。把這些事實合起看來，我們很可以證明希臘人並沒有遺忘他們先世的恩惠，但我們試看雅典的詩歌裏——當時的詩歌快要登峯造極了，——很少描寫那些時代的光榮與活躍的史事，我們不能不驚異，也許

是因為希臘的思想使他們拋卻現實的事物，趨向崇高理想的人生。這和弗基爾（Virgil）好表現那些真實的事蹟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處處看見羅馬詩人描寫羅馬與迦太基（Carthage）的長期爭鬥，他們的想像裏充滿了罕尼巴爾（Hannibal）轟烈的事蹟……在遺下的希臘詩裏，只有一部例外的劇本描寫當時的史事，這便是嚶斯苦羅斯的波斯人。

波斯人這劇名是指波斯的元老謀臣，劇中的歌隊是由他們組成的。本劇第一次出演據說是在紀元前四七年，正當薩拉密斯戰後八年，普拉泰阿（Plataea）戰後七年。詩人曾經參與過馬刺松（Marathon）之役，他在他自己的墓碑上這樣題着：

「馬刺松的聖林能道出我蓋世的英豪，那鬢髮叢生的波斯人也必能深銘熟憶。」

傳說他也曾參與過薩拉密斯之役，這一類的傳說多半不可靠，但我們不妨由一個可信可疑的證明來推測。當雅典人的一切都發生危險時，當他們放棄了城子，把家人和財產移到島上去躲避時，這位馬刺松大戰的老手不會投身在雅典的水軍裏嗎？不會投身在陸戰隊裏，由阿利斯泰提（Aristides）統率去圍攻普緒塔勒阿（Psytaleia）島嗎？這劇本算是詩人的中期作品，他最早的創作大約產生在紀元前五百年左右，最晚的作品是俄勒斯忒阿（Orestes）三部曲，那是在紀元前四五八年纔拿出來表演的，距他的死期只有兩年了。他中期的作品裏還有七將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這劇比波斯人要晚五年。他本人在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